

公共思想译丛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资本的幽灵

[德]约瑟夫·福格尔 / 著
史世伟 赵弘 张凯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公共思想译丛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资本的幽灵

[德]约瑟夫·福格尔 / 著
史世伟 赵弘 张凯 /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的幽灵 / (德) 福格尔著; 史世伟, 赵弘, 张凯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6
(公共思想译丛)
ISBN 978 - 7 - 5093 - 4626 - 6

I. ①资… II. ①福… ②史… ③赵… ④张… III.
①资本 - 基本知识 IV. ①F014.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6143 号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境外图书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2 - 1101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by Joseph Vogl
Copyright © diaphanes, Zürich 2010/2011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 - 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 (中国) 全额翻译资助

责任编辑 舒 丹 林 刚

封面设计 李 宁

资本的幽灵

ZIBEN DE YOULING

著者 / (德) 福格尔
译者 / 史世伟、赵弘、张凯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40 × 960 毫米 16
版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 / 9.5 字数 / 147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4626 - 6

定价: 30.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值班电话: 66026508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 - 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s.com>

编辑部电话: 010 - 66070042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 - 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 - 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 66032926)

Joseph Vogl
Das Gespenst des kapitals

Copyright © diaphanes, Zürich 2010/2011

公共思想译丛



资本的幽灵

前 言

一直以来，政治经济学都对鬼神学说持有极大的兴趣，并习惯用看不见的手或者其他幽灵来阐释经济发展的过程。这大概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带有某种神秘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循环的交易和符号发展成了一种幽灵似的顽固存在。十八世纪以来，市场机制和资本流动一直都被视为一个谜团，对这个谜团的解答成了衡量近代社会自我启蒙程度的标尺。这尤其适用于现代金融经济的结构及运行。尽管人们可以把金融市场看作一个决定人们福祉重要部分的场所，但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却无从得知。因为它不仅涉及有效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操作方法或理论知识，同时也涉及无休止的动态变化。这些变化已经随着不断膨胀的巨额金钱变成了当今世界和社会关系运作的原因。金融事件决定了事态变化的进程，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人们还在为应该遵循哪些规则和逻辑把这些不同事件相互联系起来争论不休。特别是过去几十年发生的那些所谓危机引起了这样的问题：在国际金融舞台上上演的是一场理性参与者们的合作表演呢，还是一场毫无理智的闹剧？无论如何人们无法确认，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理性、可靠，抑或是疯狂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需要多重解释的问题。很久以来经济的世界

* 在德语中，“精神”与“鬼魂”是一个词。——译者注

观就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处理人与事件的关系，而正因为如此，经济科学就更加有使命能够从概念上解释因此产生的复杂情况。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也包括诠释学意义上——解释的困境，过去三百年的经济知识面临着怎样破译自己制造的经济事实的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考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这些思考涉及十八世纪至今经济学知识的几个重要的构架，它们围绕着诸如金融危机和崩盘那样表面上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使金融经济的过程变得扑朔迷离。但此书并不企图提供改变现今经济体系的灵丹妙药，作者只是试图了解金融经济学是如何努力去解释由它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的。而“资本的幽灵”似乎是那些当今世界受到其法则支配的力量的核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黑天鹅	1
大都会	1
资本主义精神	2
解除保险	5
不可描述性	7
困 惑	11
经济正论 (Oikodizee)	15
第二章 市场田园曲 (第一幕)	18
社会物理学	18
私人的恶德	20
利 益	22
看不见的手	25
经济人	29
自然主义	31
价格体系	33
第三章 资本的时代	36
均 衡	36
竞 争	38
物理主义	40
信贷经济	43

英格兰银行	44
指 券	50
纸 币	53
时间化	55
资本的信条	58
第四章 市场田园曲（第二幕）	61
金融经济的时代	61
新自由主义	65
期货交易	68
有效市场	72
随机漫步	74
一个公式	76
信 息	80
新经济正论	83
历史的结束	86
第五章 经济和社会再生产	90
家庭管理	90
货殖理论	93
黑暗的“隐得来希”	95
匿名交易	98
货币与繁衍	101
分裂延续的资本	103
生命政治	106
经济帝国主义	108
金融世家	111
第六章 未知领域	114
困 境	114

混乱的经验主义	116
历史的领域	118
金融市场	121
流动性	124
大众观点 (Doxa)	126
反 馈	129
不稳定理论	131
2007 年之后	133
时间资源	137
未来的回归	140
经济正论的终结	142

第一章 黑天鹅

大都会

2000年4月，纽约，那时世贸大厦的双子塔依然矗立着。美国经济已经一百多个月持续增长，道琼斯工业指数创造了历史新高，超过了11000点，纳斯达克的电子贸易正常运行。清晨，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川普世界大厦顶楼放眼望去，越过东河及皇后区耸立的烟囱和桥梁，能看到河对面的远郊，以及低处朦胧的烟云和成群的海鸥。埃里克，28岁的亿万富翁、基金经理，在一个无眠夜之后，决定离开曼哈顿东区的公寓，去他曾度过童年的破落西区理发。于是，他乘坐私人电梯下楼，坐进了他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这辆轿车外部装着铁甲，还做了软木隔音处理，里面配有监视摄像机和无数个可观看世界各地新闻和证券报价的屏幕。他的司机、安保总管和技术总监已经在等着他了。轿车拐入47街向西驶去，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街区，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混乱，这一路的行驶简直可以用“迷幻”一词来形容。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一两个情人。电视上传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以及俄罗斯传媒巨头被害的消息，后者曾是他的朋友。市内交通不畅，轿车艰难地驶过公园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穿过犹太老区，到达高速公路旁的剧院区。在那儿，轿车被混乱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队伍挡住了。一颗炸弹在投资银行门口爆炸；一个年轻男人在

自焚；埃里克也成了“馅饼刺客”的受害者，被扣了一脸的奶油蛋糕。他突然而莫名地射杀了自己的安保总管，之后到达船坞附近那个童年时代的理发店，却又毫无理由地仓皇离开。他被卷入一个有三百位裸体群众演员参与排演的夜间拍摄，并偶然地也是最后一次遇见了他的妻子。在一个被弃置的废墟房里，一个他以前的雇员正等着他，并最终杀害了他。

这个荒诞的故事来自唐·德里罗 2003 年的小说《大都会》。这本小说以现代金融市场为舞台，以它的可叙述性问题为基础，动用了一系列叙事性和论据性的人物，用以转换金融经济及其业内人士、行业运作之谜。德里罗在他 1977 年的小说《球员们》中，就已经以叙事性文体，致力于现代金融市场和证券投机的问题；而在《大都市》中，他通过一个纽约投机商去理发的一天行程，展示了资本主义感知方式和存在问题的对照。特色鲜明的主人公是对现代金融资本浓缩了的讽喻，也引起了对古往今来经济理论的回顾。德里罗以他极力堆砌事件的叙事方式，提出了在当今世界经济背景下，各事件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提供了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机会。

资本主义精神

德里罗小说中的基金经理和投机商身上都具备着一些典型的并长期存在的特点，这些特点两百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的标志。他们有着传奇而冷酷的效率，有着肉食动物的天性，以其标本式的“年轻、聪明、由狼养大”的名声，体现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无论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雇佣军”、“海盗”和“狼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混乱的信贷骑士层”，抑或是现代外汇市场中的“疯狗”、“野蛮的商人”、“狼群”，对他

们都适用。^[1]这其中《大都会》的主人公有着一个富于力量的名字：埃里克·帕克。他戴着当今金融资本的个性面具，更确切地说，他是当今金融资本的梦想或幻象。他失眠并且高度警觉，他狂热并且无所节制，他无处不在却又无以为家，他是全球化的奥德修斯，是金钱大都会的世界公民。他的出众更多的是因为他对摆脱笨拙的物质世界的渴望。他梦想着使用价值和参照维度的消失，世界在数据风暴中瓦解，二进制代码独统世界。他将希望寄托在虚拟资本的灵性上，认为虚拟资本使光永恒，使交易屏幕上的图表闪烁光彩。这是一个极端而彻底的转变之梦。埃米尔·左拉的金融小说《金钱》里谈论的是诗人高高堆起的钱，而这儿呈现的却是最新的转变：主角是受排斥的新一代符号专家，他贪婪而奢侈，沉迷于金钱“独白”（87页）和自由、做作而自我的符号与信息游戏，他以软木包装的办公车与外界隔绝，让人想起马塞尔·普鲁斯特与世隔绝的写作小屋。最终“未来”开始了对“现在”和“过去”的攻击。口语中的词汇和概念据说还充满着历史意义的残余，显得极其“笨拙”和“反未来”。与此相反，

[1] Don DeLillo: *Cosmopolis*, New York 2003; Deutsch: *Cosmopolis*, München 2005, 21, (下文在对这个译本进行引用时[含个别出入]，都已以页码标注); Honoré de Balzac: » Das Bankhaus Nucingen «, in: *Das Bankhaus Nucingen. Erzählungen*. Zürich 1977, 8; ders., » Gobseck «, 同上, 147, 155 页; Karl Max, *Das Kapital*, Bd. 3, in: MEW, Berlin 1956ff., Bd. 15, 505; Edward Chancellor: *Devil Take the Hindmost. A History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 New York 2000, 262, 265; Süddeutsche Zeitung, 2010, 5, 11, 3. —这里及以下内容参见: David Cowart: » Anxieties of obsolescence: DeLillo's *Cosmopolis* «, in: Peter Freese/Charles B. Harris (Hg.): *The Holdeck in the Gard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Normal/IL. 2004, 179 – 191; Nick Hefemann: » Money is talking to Itself: Finance Capitalism in the Fiction of Don DeLillo from *Players* to *Cosmopolis* «, in: *Critical Engagements: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1/2, 2007, 53 – 78; Per Serritslev Petersen: » Don DeLillo's *Cosmopolis* and the Dialectics of Complexity and Simplicity in Postmodern Americ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 in: *American Studies in Scandinavia* 37/2, 2005, 70 – 84; Jerry A. Varsava: » The Saturated Self: Don DeLillo on the Problem of Rogue-Capitalism «,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6/1, 2005, 78 – 107.

在证券市场毫微秒的指挥节奏中，历史的痕迹消失在未来的漩涡里。为了给未控制市场的未来和它巨大的投资潜力腾出空间，“过去”的衍生物——“现在”——也被这个世界抽吸干净。“未来变得很迫切”（90页）。除了对未来的赢利前景，市场对过去和现在都不感兴趣，于是资本之梦被遗忘。市场涉及的是未来的力量，并会在某个历史的终结成为现实。

面对现代金融资本的神秘性，德里罗的小说显然把新旧资本主义的精神联系了起来。一方面，创造性的毁灭在进行。约瑟夫·熊彼特曾以这种创造性毁灭把资本主义企业家对世界和经济结构的改造欲和持久革命解释为：“毁灭过去，创造未来。”资本的力量从来不是静态的、保守的。另一方面，资本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随着“资本与技术”（31页）的结合，市场文化已经变得无处着力了，资本的流动脱离了财富的物质形式，互相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进入了“脱离地域限制和实体金钱的时代”（45页）。它指挥自己的运作，建立自己的流动标准，摆脱了地域、社会和政治的条条框框。同时还吸收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用以表达自身系统赋有的生命力。它可以将抗议作为自由市场的幻想曲，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做对自身的不断完善。“抗议是一种对系统的保健方式，它不断地向市场文化证明自己的创新技巧，以及随意改造自我、接纳周遭的能力”（110页）。正如德里罗在他论文般的小说中所言，这种体系在反抗中改良自己，吸收它的反对者，融合自发行为，使自己趋于完美，成为新管理学所倡导的创造力保护区。绝非偶然地，整个事件被一句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开场白所概括。示威者将这句抄袭来的并稍加改动的开场白，写在投资银行外墙上的股市大屏幕上，使资本精神

与其从前“幽灵般”的对手*难分难辨：“一个幽灵，资本主义幽灵，在世界游荡”（107页）。

解除保险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警句堪称是对新旧资本主义分析里所有惊世之语的文学剪辑，涉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熊彼特，再到鲍德里亚、波尔坦斯基、夏佩罗、瑞夫金等一系列哲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2〕}并成为继蒸汽机和自动化新时代之后追随“数字化”、意欲决定“地球上几十亿人呼吸”（33页）的新工业革命舞台的一部分。这场工业革命的背景实际上是技术经济的变革。它随着电子交易所的建立、198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普及、ISDN的出现以及提高到300兆赫的频谱应运而生，并导致资本运作灵活性的指数式增长。^{〔3〕}德里罗的小说便是发生在信息技术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这一令人亢奋的时代。故事的方向是混乱的，发展过程是难以置信和荒谬的，却阐释了世界在现代金融经济之下的真正含义。这个诠释一方面涉及到小说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因为德里罗的这个资本寓言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从豪华大厦的八十九层到破落西区的后院的行使路线，也不仅仅是沿着典型美国梦的足迹从东到西，不仅仅是从生到死，到

* 指共产主义。——译者注

〔2〕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MEW, Bd. 4, 458 - 493; Joseph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Thübingen 1950, 136 - 138, Jean Baudrillard: *Der symbolische Tausch und der Tod*, München, 1991, 15 - 68; Luc Boltanski/Eve Chiapello: *Der neue Geist des Kapitalismus*, Konstanz 2003, 39, 79ff., 404ff.; Jeremy Rifkin: *Access. Das Verschwinden des Eigentums. Warum wir weniger besetzen und mehr ausgeben werden*, Frankfurt/M. u. a., 2000, 44 - 76.

〔3〕 Stefan Altdorfer (Hg.): *History of Financial Disasters, 1763 - 1995*, Bd. 3, London 2006, 276 - 277.

不可交易，到所有交易的尽头的过程。就像一个现代的奥德修斯一整天都迷失在大都市中一样，小说主人公的轨迹更具有史诗般的进程和长途漂泊的古老经过。这让我们想起荷马史诗和奥德修斯的命运及其他相似的变体。只不过奥德修斯漫漫的归家之路在德里罗小说中变成了一条前往儿童时期居住区的死亡之路；英雄的南海之征变成了装甲轿车在混乱大都市街道上的行驶；奥德修斯的妻子，织布女潘尼洛普变成了身为作家的亿万家产继承人。她不是在故事的最后才出现，而是在故事中多次而偶然地与丈夫相遇。瑙西卡、喀耳刻、卡吕普索、海妖塞壬、占卜者和怪物在这部小说中变成了女保镖、旧情人、能言善辩的女科学家、行为艺术家、戴着面具的示威者和失业的计算机研究者；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但丁地狱里的一幕，在小说结尾变成了阴森场景里被无限延长的死亡时刻。

德里罗的史诗风格当然并不像黑格尔所提倡的那样，以近代小说文学的“归属于散文的现实”为前提。它更多的是引人走进一个事件迭出的世界。而所有的事件，都只是松散而短小地联系到一起，先以外在的力量和劳苦艰辛出现，然后步入不幸，并逐渐恶化升级为在劫难逃的命运。黑格尔认为叙事应该与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政体和法制相协调。^[4]但德里罗的叙事方式完全不同，小说更强调主人公如何进入具有不可抗拒之危险的区域。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以夸张的语言提出了一连串关于系统安全、预防措施以及危险的评估、监视和抵御的问题——“我们的系统是安全的”（20页）——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安全逐渐变为不安全。美国总统，这个独立自主大国的最高代言人，每每总是以一个“不死之人”（87页）的形象出现。而富于寓意的小说场景是：

[4]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 über Ästhetik* III, in: *Werke*, Bd. 15, Frankfurt/M. 1970, 340 - 341, 364, 378, 384.

主人公仅用一个密码就打开了安全总管的自动手枪，并出其不意地将他杀害，然后将手枪指向了自己。由此德里罗对资本的讽喻超过了界线，进入文明内部的荒芜地带。这个地带在突然袭击般的节奏中，被烙上了失去控制的野蛮性恐怖行为印记。这是一个狂怒症、恐怖症患者和杀人狂的世界，那些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症状，在韩国、加勒比海岛屿和马来西亚引起了当地人的愤怒、震惊和混乱，并成为将所有这些情绪通过暴力发泄出来的密码。^[5]由此也构成了一幅情感原始地带的漫画：“过量的热带狂热”（37页）与恐怖的自残行为、大屠杀以及“鲜红的人肉”（23页）混合在一起。在德里罗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屈从于“早就注定的力量”（158页），视死亡威胁为“命运原则”（118页），成了牺牲品。“投机商”这个名称最初是从罗马的“哨兵”这个词引申而来的，意为监控危险和灾难的人。在小说结尾以及情节发展走向中，这个词从侦察员或者是“预言家”（55页），逐步演变成为“具有危险性质的人物”（27页），一个被掠夺、被劫持、被袭击、为所有危险所攻击的目标。

不可描述性

另一方面，复古式的威胁和过度暴力及死亡形成链条不断重复上演，在全球资本运作的指挥下构成一个整体事件。小说主人公，年轻的基金经理埃里克，在乘坐豪华轿车艰难行驶于曼哈顿街道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利用日元的下跌来投机盈利，并且采

[5] DeLillo: *Cosmopolis*, 66, 162, 203. 关于狂怒症、恐怖症和杀人狂的分类参见: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TR)*, hg.: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⁴2000 (附录 I: Outline for Cultural Formulation and Glossary of Culture-Bond Syndromes)。

用了攻击性很强的金融手段：所谓的杠杆收购或融资并购。这是一种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公司收购，跟前不久保时捷收购大众、舍弗勒收购大陆集团一样，通过这种外部筹资方式，可以获取利润前景很高的企业股份。在德里罗小说“帕克资本”的例子中，主人公利用低息的日元债券购买大量利润潜在价值很高的股票，以期随着日元的继续下跌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套利交易）。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却是闻所未闻、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其实也正是小说引人入胜之所在：“和期望相反”（16 页）的是，日元的价值不受控制地持续增长，直到帕克资本集团的所有资本付之东流，其 CEO 也因此丢了饭碗。沿着这无规律的不可预料的发展轨道，小说主人公也一步步迈向了死亡。其中日元的升值当然加速了这一历程。这里所发生的也是一桩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旅程。德里罗的小说不容置疑地指出，日元套利交易是不可预计的，毫无理性可言的。它“超出控制”（96 页），不符合任何理论及可理解的现实，它是如肿瘤般可转移的，也是极度混乱的。世界变得不可辨认了。近现代小说人尽皆知的写实性总是与这样的问题相关联：事件是依照怎样的规律相互作用的。德里罗的小说将古文体赋予了现代的形式，并提出这样的怀疑：世界金融体系以风暴事件为特征，而这种风暴事件已成为引发巨大危险的密码。证券所业务和凶残暴力，这些都是十年前被冠以“美国精神病人”头衔的整体事件的变体。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不可抗拒的危险领域互为映衬，并铸有合乎叙事逻辑的程序。这个程序将变动的外汇汇率转变成一个史诗般的命运组合，并以最不可能发生事件的爆发为标准。

汇率走向的不可描述性——“这儿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任何征兆”（29 页）——说的并不仅仅是“对感知极限的攻击”（30 页），以及无法想象的不可计数的金钱。经济的崇高，不以任何感性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事实令人咋舌：2000 年每天都有 1.9 万亿